

中國佛教造像
中傳銅藝
藏金
下卷



中國藏傳佛教 金銅造像藝術

下 卷

人民美術出版社

《簡金集》顧問委員會（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 堯、王世襄、史樹青、朱家潛、啟功、却西·洛桑丹貝隆日嘉措、
步連生、周紹良、呼宗章、哈爾哇·嘉木樣洛周、徐邦達、
耿寶昌、張永昌、張 瑛、傅熹年、曾月利、趙立業

《簡金集》編委會（按姓氏筆劃排列）：

主 編：范世民

副主編：馮經湖、沈 珠、陳華莎、楊晉英

編 委：于卓思、王 好、馮經湖、田蘇萍、沈 珠、陳華莎、
杜勇中、范世民、楊晉英、范慶柱、周瑞生、竇一民

編 務：王 芬、王 鵬、劉亞楠、楊 峥、何俊仁、陳春玲、
杜衛民、張海群、張 麗、張 萌、趙克達、賈蘭臺、
樊玲花

中國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

編 者 中國文物流通協調中心

出 版 者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本卷顧問：却西·洛桑丹貝隆日嘉措
哈爾哇·嘉木樣洛周

本卷主編：陳慶英
孫國璋

執行主編：陳慶英

副 主 編：王家鵬
吉美桑珠
陳華莎

馮經湖
竇一民

責任編輯：葛小琳
王效宓

裝幀設計：王效宓

攝 影：樊申炎
李 凡

責任印制：丁寶秀

印 刷 者：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發 行 者：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經銷

200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毫米×1092毫米 印張：84.5

ISBN 7-102-02269-7/J.1951



菩薩

菩 薩

王家鵬

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分別，主要在於小乘着重自我解脫，大乘着重利他，不僅要自我解脫還要普度衆生。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的簡稱，意譯“覺有情”“道衆生”。《翻譯名義集》卷一引法藏解釋：“菩提，此謂之覺，薩埵，此曰衆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衆生。”意謂修持大乘六度，求無上菩提(覺悟)，利益衆生，於未來成就佛果的修行者。菩薩的修行稱“菩薩行”。大乘佛教倡導菩薩行，自覺覺他，普度衆生，這是藏傳佛教造像中菩薩數量衆多形象豐富的原因之一。其二是藏傳密教的發達。顯教注重理論，密教注重事相，把理論用形象表達出來，運用於密教修行觀想，創造了大量的藏傳佛教特有的菩薩形象。相對佛像來說，菩薩像造型複雜，形象更豐富多采。

藏傳佛教菩薩亦分顯教與密教兩大類，密教認為佛、菩薩都有兩種身，一是正法輪身，即佛、菩薩由所修的行願所得的真實報身，造型大多是表情寧靜，肢體正常，故亦稱為寂靜相。面容端莊慈祥，頭戴華麗的珠寶冠，袒露上身，裝飾項鏈、瓔珞，佩戴耳環、臂釧、手鐲。下着長裙，飄帶翻捲繞身，服飾華美莊嚴，多為顯教造像。二是教令輪身，是佛、菩薩由於大悲之願而示現的威猛忿怒像，以降伏衆魔，以及衆生因無名而引起的貪、嗔、痴，形象為多首多臂，手持法器，猙獰可怖，稱為“忿怒相”、“猛相”，多為密教像。不過顯密造像都有寂靜相與猛相。從美學的角度觀察，藏傳佛教藝術造型是動與靜，美與丑的和諧統一，即有端莊英俊的佛、菩薩，美麗動人的度母，又有丑陋兇惡的護法神，極美與極丑截然相反的形象共存。以藏族特有的審美觀，創作出豐富多采的藝術形象，組成了一個五色斑斕的佛教藝術世界，熱烈輝煌，動人心魄。恐懼的形象可以使人戰慄，慈祥溫婉的面容，又讓人頓時安然愉悅。這是宗教藝術不同於世俗藝術之處，也正是藏傳佛教藝術的魅力所在。

藏傳佛教諸多菩薩裏，以八大菩薩組合最多見。我們在西藏寺廟佛殿中，常可見正中供奉釋迦牟尼佛，左右侍立文殊菩薩、金剛菩薩、觀音菩薩、地藏菩薩、除諸障菩薩、虛空藏菩薩、彌勒菩薩、普賢菩薩，這八大菩薩。例如西藏拉薩哲蚌寺堆松拉康，聶塘卓瑪拉康，山南地區建於吐蕃時期的古寺吉如拉康釋迦佛堂之內都有八大菩薩立像。

漢地佛教以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大菩薩最受崇敬，五臺山、峨眉山、普陀山、九華山，是四大菩薩的說法道場，形成中國佛教四大名山。藏傳佛教菩薩中以觀音、文殊、彌勒信仰最為興盛。以彌勒為例，藏傳佛教大寺院多供大型的彌勒像，拉薩哲蚌寺彌旺拉康內有高達二層樓高的強巴佛塑像。著名的扎什倫布寺強巴佛銅像，高達26.2米，共用紫銅1.1萬多公斤，黃金279公斤，是中國最大的銅佛像。北京雍和宮白檀木雕彌勒佛像高18米，巍然聳立，法相莊嚴。小型金銅佛像中亦有大量的彌勒造像。彌勒是未來佛，現於兜率天教化衆生，釋迦佛入滅後再下生成佛。根據《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彌勒有兩種形象，一為菩薩相，頭戴寶冠，天衣飄舉，佩飾華麗的珠寶瓔珞。表現彌勒菩薩上兜率天宮為諸天說法，如圖49，圖52。彌勒端坐蓮臺，手施說法印，雙目俯視，面含笑意，長裙衣褶起伏自然，吸收了漢地佛像的表現手法，裝飾華美，工藝精湛，是西藏十五世紀佛像藝術高峰期的典型佳作。另一種為佛相，彌勒身着佛裝，樸實無華，形象與釋迦牟尼一樣，手印、標識不同，表現彌勒下生成佛後的形象，如圖50。坐式分兩種，一為全跏趺坐，一為善跏趺坐(倚坐)，雙腿下垂，腳踏蓮花。藏傳彌勒按佛的相好標準塑造，這與內地五代之後佛寺天王殿內常見的大肚彌勒形象截然不同。那位笑口常開的彌勒形象，相傳源自五代浙江明州岳林寺的契此和尚。不過在十八世紀晚期的藏傳銅佛像與唐卡中也出現了大肚彌勒的形象。

觀音菩薩是佛教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代表形象，深受藏族同胞敬奉，不僅在寺院中供奉觀音像，而且將藏族歷史上的著名人物視作觀音的化身，如松贊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都被作為觀音菩薩的化身供奉在藏傳寺院的顯著位置。認為松贊干布居住的布達拉宮是觀音菩薩的說法道場。藏族的起源傳說也與觀音菩薩關係密切，觀音為一神猴授具足戒，令其往雪域藏地修行並與羅刹女結合繁衍出後代，就是藏族的祖先。“彌猴變人”故事在西藏婦孺皆知，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等處繪有壁畫，《西藏王統記》《賢者喜宴》等藏族史籍中都有記載。至今西藏山南澤當鎮旁的貢不日山上有猴子洞，傳說是彌猴與羅刹女結合繁衍後代的神聖地點，吸引着大批游人香客。

內地寺院宋代以後的觀音菩薩，按照老百姓的喜好都演變成慈祥俊美的仕女模樣。西藏的觀音菩薩都是鬚眉男子形象，與漢傳佛教相同之處是也有多種變相，如馬頭金剛即是觀音的忿怒相。觀音寂靜相中，四臂觀音坐像、十一面觀音立像、自在觀音坐像較多見。藏傳佛教觀音與漢地觀音形象差距很大。如圖156四臂觀音，是六字真言的神格化，又稱六字觀音，是藏傳觀音中最常見的造像題材。此像工藝精湛，風格典雅，尚有較濃厚的印度帕拉晚期造像的

特點。十一面觀音在漢地佛寺中也可見到，如莫高窟 321、334 窟十一面觀音像，西安寶慶寺十一面觀音石像，但都是唐密造像，與藏傳十一面觀音形象完全不同。可見同一菩薩在不同佛教系統、不同地區形象的差異。依據不同經軌所造佛像往往也不同。

文殊菩薩代表智慧威猛，在藏傳佛教菩薩中地位很高，廣受信仰，他的標識是寶劍與經夾，寶劍比喻大智慧如利劍能斷一切無名煩惱，經夾表示般若之智一塵不染。宗喀巴大師像的標識與文殊菩薩一樣。圖 147、圖 145 同為文殊菩薩像，但風格截然不同。圖 147 為十六世紀西藏作品，文殊右手高舉利劍過頂，左手緊握梵夾，身體呈 S 形扭曲，動感強烈，全身無衣褶，裝飾簡約，突出了文殊的威猛。圖 145 是永樂宮廷所造，裝飾華麗，衣紋起伏，舉劍不過頂，面容安詳，以沉靜內省的風格表現文殊的智慧，反映出漢地佛像藝術的審美取向，本書所收的永樂、宣德款佛像兼有漢藏兩種藝術的風采，是元代以來漢藏佛教藝術雙向交流的寶貴結晶。

西藏地處世界屋脊，地理環境獨特，但它並不是一個封閉的高原，而是一個多種文化交匯之地，藏傳佛教歷史悠久，流傳地域廣泛，藏傳金銅佛像藝術形式的變化折射出多種藝術來源的相互影響，因此鮮明的地域風格是它的突出特點。圖 155 獅吼觀音，右舒坐騎獅子背，眼睛奇大，內嵌白銀，頭戴珠寶冠，身材勁健，肌肉瘦硬結實，具有明顯的十至十一世紀克什米爾造像風格，應是出自藏西地區作品。圖 161 綠度母，右舒坐式，身體呈 S 形曲線，富於律動感，舟形火焰背光，頂立小塔，飄雙幡，多層束腰方臺，是典型的十至十一世紀東印度帕拉王朝風格作品。

救度佛母是藏傳佛教中特有的女菩薩，數量衆多。藏傳佛教造像藝術，是以服務於宗教為目的，藏傳佛教有一套獨特的繪畫與造型語言，以象徵的手法，表現諸神的神格神性，集中體現在其圖象學中。清代章嘉國師若必多吉所著《諸佛菩薩聖像贊》，是一部著名的圖像學著作，按千字文排列繪畫了諸佛、菩薩 360 尊。排列如下：

天 10 尊	地 8 尊	元 10 尊	黃 34 尊	宇 14 尊	宙 5 尊	洪 35 尊	荒 10 尊	日 6 尊	月 7 尊
般若祖師 盈 5 尊	秘密祖師 辰 13 尊	菩提道祖師 辰 20 尊	大秘密佛 宿 16 尊	諸樣秘密佛 列 7 尊	五方佛 張 5 尊	三十五佛 寒 22 尊	十方佛 來 44 尊	六勇佛 暑 18 尊	藥師佛 往 7 尊
諸樣佛	文殊化像 菩薩	觀世音菩薩 化像	毗盧佛壇 場內菩薩	諸樣菩薩	保護 佛母	救度佛母	諸樣 佛母	十八 羅漢	諸樣 羅漢
秋 21 尊	收 5 尊	冬 38 尊							
勇保護法	財寶天王	諸樣護法							

從其排列，可知藏傳佛教諸佛、菩薩的等級序列與組合情況，其中有佛母 71 位，(張字保護佛母 5 尊、寒字救度佛母 22 尊、來字救度佛母 44 尊)，佔諸佛、菩薩總數的五分之一，可見藏傳佛教中女

神形象之豐富，這與漢地佛教對比鮮明。漢地佛教諸神中女菩薩不多，祇有宋代以後出現的按中國古代仕女形象創作出來的觀音菩薩，如馬郎婦觀音、白衣觀音、柳枝觀音等少量菩薩形象，究其原因，應與儒家文化傳統有關。藏傳佛教衆多度母造像，是與印度密教中女神崇拜關聯密切。這些西藏佛教女神往往以多位佛母組合成堂供奉，如二十一度母組合十分著名，單尊像最常見數量最多的是白度母、綠度母。西藏傳說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就是兩位度母的化身，民間的度母信仰也十分廣泛。藏族藝術家們把對人體的審美標準運用在佛母的塑像上，使她們都有一種曲線的、流動的、豐腴的美，優雅的動態姿勢中傳達出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內省精神。如圖 166、圖 162、164 綠度母、圖 170 白度母，豐乳細腰，身體曲線柔美，姿態輕鬆典雅，是西藏十四至十五世紀吸收了尼泊爾造像藝術因素，並形成了藏族自己鮮明風格的優秀作品。

144 文殊菩薩

年代：十三世紀

地區：西藏

通高：36.5 厘米

質地：黃銅

文殊菩薩，是智慧的化身，梵文名 Manjusri，音譯“文殊師利”，又稱“曼殊室利”，藏文“Vjan-dpal-dbyangs”，意譯為“妙德”或“妙吉祥”。據佛教典籍記載，他出生時現祥瑞祥光，因而得名。據《文殊室利般若涅槃經》與《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文殊菩薩生於古印度舍衛國多羅村梵德一婆羅門之家，後隨釋迦佛出家，佛祖涅槃後，他以童子形游行於“大振那國的五頂山”（即山西五臺山），為衆生宣說佛法。

此尊文殊菩薩，以黃銅鑄造，雙手當胸結說法印，雙足結跏趺坐。其頭上所戴五葉寶冠冠葉之間以細條聯結，前方三冠葉又突起方鑽石形裝飾；髮髻扁而高聳，若少女之面，寬額尖下頰，柳眉細眼，雙目低垂；眉間白毫呈長方形突起，並以陰刻綫勾勒輪廓；垂肩的雙耳佩連珠雙環耳璫，中心呈菊花狀；上身袒露，所披雲肩陰刻忍冬紋裝飾；下着裙衣，貼身而多褶，身側各有一蓮花齊肩開放，分別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梵篋與金剛寶劍，表示般若之智一塵不染和大智慧若一把鋒利的寶劍，能斬斷一切無名煩惱。寶劍和經書是文殊菩薩像的標識。此造像端莊秀麗，形神兼備，為十三世紀西藏地區製作的藝術珍品。

（陳華莎）





145 文殊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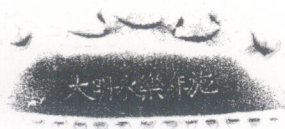
年代：十五世紀

地區：內地

通高：21 厘米

質地：銅鑲金

此尊文殊菩薩為明代永樂朝皇家官坊製作，是具有漢族風格特點的藏傳佛教藝術品。以失蠟法澆鑄而成，表裏光潔，鑿刻精工，鑲金足赤。菩薩造型柔順而優美，頭戴五葉寶冠，面相慈祥喜悅，呈“國”字形方臉；上身袒胸露腹，披帛飄垂而下，項圈對稱懸掛胸前；下着僧裙用寶帶緊扣，在臍下形成排列對稱的衣褶。右手高舉寶劍，意為智慧銳利，斬斷一切煩惱；左手當胸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象徵學識淵博；雙足結跏趺坐於蓮臺中央。蓮臺為雙重仰覆蓮花形，蓮瓣窄細而飽滿；上下邊沿又各排列一條整齊有序的寶珠，顆顆滾圓。造像鑄造精美，蓮臺前陰刻楷書“大明永樂年施”銘，表明其為明代永樂朝皇帝朱棣饋贈西藏高僧的珍品。(陳華莎)



大明永樂年施



146 文殊菩薩

年代：十五世紀

地區：尼泊爾

通高：18 厘米

質地：銅鑲金

此尊文殊菩薩為十五世紀尼泊爾製作，受印度帕拉王朝造像風格的影響，裝飾追求華麗繁縟。其頭戴五葉寶冠，雙目下視，雙唇微啓，神情祥和親切，結跏趺坐於蓮臺中央；右手置膝前結與願印，左手當胸結說法印；同時雙手又捻蓮花蔓枝，蓮花花瓣排列細密，呈扇形至雙肩盛開；左花托經書，右花托寶劍；全身以紅銅為胎，嵌各種寶石，眼睛、璽珞、裙衣、經、劍等均以金、銀、紅銅等各種有色金屬鑲嵌後鑿以細密的花紋，又以精細微小的連珠紋為輪廓綫，其各色金屬與寶石間色彩形成反差，又互為輝映，和諧統一。為尼泊爾金銅造像中的上乘之作。
(陳華莎)





147 文殊菩薩

年代：十六世紀

地區：西藏

通高：22.5 厘米

質地：銅鎏金

此尊文殊菩薩，為十六世紀西藏中部地區製作，造型受十二世紀東北印度帕拉(Pala)藝術風格的影響，其髮髻高扁，所戴三葉寶冠呈裏外雙層尖葉狀；繒帶在腦後呈“一”字形，兩端散開，如菊花開放一般。垂肩的耳飾呈連珠雙環；右手高舉持寶劍，左手當胸握一經卷，上身袒露佩飾珠寶瓔珞，僅在腰部所扎帛帶以下鑿花，前為纏枝，後為點紋；同時其又兼具西藏本地的特點，面部表情溫柔，眼眉細長，不似帕拉金銅造像那樣誇張。鎏金的高蓮臺仰覆蓮瓣呈上下對齊狀，而不似帕拉金銅造像那樣錯開，蓮座底沿也無大顆的連珠紋，而呈高臺階式，可謂中外藝術風格融合的作品。(陳華莎)



